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一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四

祀先賢

祠堂四所在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元公

明道先生程純公

伊川先生程正公

晦庵先生朱文公

右四先生在 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丞相呂文穆公

大司馬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一

一拂先生鄭介公

通判楊忠襄公

丞相周文忠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右九位在 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

丞相李文定公

中書傅獻簡公

少保馬忠肅公

樞密包孝肅公

尙書張忠定公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丞相張忠獻公

丞相呂忠穆公

丞相陳正獻公

尙書黃公

樞密忠肅劉公

樞密丘公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府學祠堂初惟二所東祠明道先生蓋爲道學之宗而嘗主上元簿也西祠忠襄楊公蓋嘗爲建康倅而死節建炎者也淳祐中增立諸祠若濂溪則明道之師伊川則明道之弟晦庵南軒

大司馬

建康志卷三十一

二

勉齋壹是西山皆學宗程子而澤在斯民者也若丞相忠宣公以下皆嘗官于此而政教德澤有不可忘者也今學校月朔參禮春秋中丁釋菜皆爲彝典惟明道忠襄二祠有記

明道先生祠記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珙居

守建康之明年夏四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願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

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
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
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
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卽欲奉
祠以致吾敬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與於其學
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
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迺克遂
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
以記之旣而府學教授孫君勳沈君宗說亦以

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
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
書喟然仰而歎曰尊賢尙德公之志則美矣旣
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
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
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
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
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
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

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舍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災而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

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空言躐等之敝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與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嵩山黃銖書

忠襄楊公祠記予自督師召還凡六上乞骸之

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

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爲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邦先生之常簿正於上元也學故有祠熾也不佞嘗聞忠襄楊公通守是州日會虜酋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遜惟公自矢一死案與虜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壩之石赫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典校官宰溧

陽有德於民士而學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卽純公之祠之右繪楊公以致敬焉子爲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匪其倫乎子曰儷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擬倫者乎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爲仁義禮智之性稟於氣者爲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

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使進退在我而富貴不可
搖也使死生在我而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
之不講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
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
之有制居則求安矣食則求飽矣是心之體肫
肫其仁充實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爲堯舜而
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末之爲丈夫也以
之爲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官則
見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責也

往往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如康莊學士大夫
學爲何事顧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爲足所謂
成已成物則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耻乎跡二
公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能不失其
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尙可優劣乎俗流世壞狄
禍方殷余嘉陶君之爲是舉也足以興衰立懦
不失聖賢爲已之意爲識歲月公諱邦乂字希
稷吉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公之曾
孫天麟今爲提領建康戶部酒庫所主管文字

執奉嘗事惟謹公之澤深長矣端平三年十二月癸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參百戶魏了翁記

先賢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馬公光祖建立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

至德遜王吳太伯

初逃句曲山中

讚曰太伯之遠啓吳宇也其周之盛德耶顯哉不謨承哉不烈維天有成命匪躬之責委而去

大アスナノサセ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七

之川逝河決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虞仲隱居季札守節斯其流芳遺烈歟郡以吳隸禮遜維則

越相國范蠡

築越城在長千里

讚曰王降而霸霸降而疆於越入吳蠡謀用章有屹斯城身退地荒治國往矣治家斯肥三積三散之陶之齊唯殖貨是聞猗後人迷晉穀衛賜疇不並馳于嗟乎通材而生不遇時

漢嚴先生子陵

光結廬溧水縣

讚曰子陵光武帝所共學也可與致四海之永康懷仁輔義賊謂其狂客星去之庶斯言之入于帝心也不忘使朝夕之與居將奴眎之以爲常取秦苛而洗之亦略施行仁義不以勇力高皇帝曰非吾沛里中三老則言而莫予起也至忠血誠共學同里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不施秦所以亡仁義旣效唐所以昌後之學爲仁義者尙東廬之可望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

亮往來說吳同伐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建鄴

大司八十九

建康志卷三十一

八

讚曰戴天履地三綱五常孰闕漢鼎海內披猖草廬遠猶天下大義踞虎磻龍匪吳都是議同力絕操皦皦信誓髦殲昭旼蜀不少延而已無魏矣蓋炎興咸熙曾不閱歲大星可竇漢賊迄不兩立烈哉武侯之志

吳輔吳將軍婁文侯張子布

昭宅在長干道北近宅有張侯橋

讚曰於昭婁侯颺其英風左右孫氏恩激義從身總武文聲振北南策曰仲父匪齊斯今侃侃誑遺老臣之心忤不物避動不已爲塞門焚廬

固知其不坐而斃也堅臥固拒固知其不可得而繫也人欲殺而超然浩乎莫闕其際也長干之北淮水之東遺音琅琅張侯之宮

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

瑜周郎橋在句容縣

讚曰天壤之間何得生此瞞橫厭羣雄狂挾至尊謀者如雨鬪者如雲破荊州下江陵驕心盛氣眇一世而莫之京烈燄燒江蛟噩鯨驚乃不得志而去裂寓縣而三分會不識天之絕姦克而扶命義猶朶頤而迄自焚於戲易於漢鼎難於赤壁公瑾之勲徒手而立人極度秣陵下湖孰湯湯斯流千載芳躅

六十九十二
サニ

建康志卷三十一

九

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

儀宅在西明門

讚曰賢者能變俗俗烏得而變之人之生也直於子羽乎見之姦雄用世便儂盈庭清恪貞素矢心而行能使其君信之望大宅而知其不爲眾据發其交徧獨長喙之無可施眾畏旤以誣人獨刀鋸在頸而不移羌一正以自守紛百邪而無疑彊爲善而已矣未嘗諉之於時

晉太保睢陵 公王休徵

祥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讚曰甚哉孝之大也魏魏元公望于魏朝晉廷所宗得天年之高極人爵之崇而百世至行乃獨家傳而人誦之莫潛匪魚莫飛匪雀胡為乎來哉于冰于幕因堅西芒示我有覺維齊朱年維梁阮孝緒維唐張常洧藜芝異兔闕地致獲鹿窟其所洵美此都冊無絕史孰移愛敬孰悖德禮樹之風聲大變秦贅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

處子隱臺在鹿苑寺

讚曰遷善改過在易之益如雷其迅如風其疾當其未改瑰礫瓦石及其既遷金錫圭璧烈烈孝侯折節詩書昔燕趙之靡今鄒魯之儒方寸既改羣動皆新虎可搏是故竭力於其親蛟可僂是故死國而忘其身未見剛者嗟時之人

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宏

導宅在烏衣巷

讚曰江左權輿始興經營無晉而有晉挈三世於嗣興百爾倥偬鎮以一靜雖日不暇給而汜可庶定人亦有言今之夷吾九合一康能志北

大九十九の

建康志卷三十一

十

方之圖力足以爲器足以施豈不翌宜躋哉惟時委一世而清談嗚呼悽矣

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

侃事見石頭城

讚曰堂堂陶公一代重臣作鎮于遠赫赫厥聲咸和階厲宸居震驚蠲氛盪兇四海一人孰急而求盟哉太真義戈所指磔梟尸鯨凡此戎公子躬取必孰揮匪塵而百斯贊孰惕匪時而分斯惜迥乎清高國爾何益凡百君子惟忠惟實

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

壺忠烈廟在冶城南

大元九年

建康志卷三十一

十一

讚曰望之巖巖立朝正色獨謝閑泰寧鄙吝之執以我斷裁納世軌則見危授命之死靡忒然後可以得此心之正而盡爲臣之職矣惟忠惟孝其本則一從者二子遺廟翼翼

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

安宅在烏衣巷口

讚曰建元而後事異救謐海內之望孰先安石繫望所在舉國倚之其處也不翅伯夷其出也人以茂宏比之是以從容宴衍悉就條理內杜窺窬之奸外挫吞噬之志雖晉室而旣卑矣抑

亦差疆人意雅道崇崇清言娓娓其人甚遠其室則邇

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

元別墅在土山下

讚曰北方之疆謹謂莫當南方之疆輒曰非所長莫眾百萬莫劇一秦震蕩蜚揚氣無江濱奕奕芝玉矢旛是承婉婉衣冠豺狼是嬰乃一蹴而走之風鶴作氣草木爲兵維南有人北無勅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

羲之事見冶城樓

讚曰逸少精蘊浮于盛名人日出處時之重輕

六十七
廿二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上

雖廊廟非心營綜攸叙悉置分表根立執舉云付冶城遐想高世世競高大曰積小以致世尙輕薄曰重厚遜退決誓二尊夔絕羣碎可謂出其類拔其萃矣雲游龍驚聿冠古今併爲一談知予心哉

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

隱之茅屋故基在城東

讚曰處默其清矣乎其在晉陵小君行薪其還番禺投薌海濱勺貪泉而不疑或謂余之矯情紡績以爲食而有不給布以爲衣而猶不完觀

細故於平日亦足以驗其所安此非自致其心於親不有其躬於兄者耶至行之重外物之輕茅屋可朽名不可泯

宋徵君雷仲倫次宗 開館雞籠山號北學

讚曰自古有國建學立師雖時之捨攘胡能已之元嘉岌岌雞山業業儒館揭揭學徒業業西巖之下迪我貴游易術華林禮特數優聘幣何為國有矜式興于文風可以觀德

齊貞簡先生劉子珪居檀橋

六ノ六十五
サ
九 **建康志卷二十一** **三**

讚曰人而無學訖顛蒙學而無師安適從舉舉下席矜佩同師誰敢名青溪翁青溪至行神明通靡指蹠足萃厥躬屋墜閨房空去來眠此鷓鴣踪誼以方直徹主聰嘉爾惟孝移惟忠範樞不在言義中如其天道得所宗百世可起

鄒魯風

齊諸王侍讀陶通明居茅山

讚曰人生天地間乃為天地心超然出人羣人紀身所任況陞朱邱僚鄉用方駸駸胡然薄神

虎勇往投冠笄朝駕違市朝暮影栖山林柰何
天所令生意彌中襟磊落事觚翰洪纖注魚禽
要令舉世人不有微痾侵白雲自怡悅秉志非
幽尋道術喟分裂僊佛紛浸滌徵陶撼句曲佞
誌傾鐘岑皇皇周孔教萬古開黎黔

梁昭明太子蕭德施

統書臺在定林寺後

讚曰粵若古初丕昭人文降魏及晉辭華紛綸
習尚流傳名譽著聞眾作漫漶獨擅選掄此其
膏馥之餘沛然翰墨之助矣儲闈烝哉文士萃
止仁孝至性寬惠濟美必也師式聖賢根本義
理則其能事何止辭林文圃而已哉陟彼北峯
高臺旣平草根木杪誦茲之聲

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

真卿昇州刺史

讚曰嗚呼魯公大節孤忠公不知小人小人實
知公其直諫也決知其不朋我姦其出使也逆
知其不生還公則曰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
唯義所在自處不疑于時相傳不死而僊豈曰
茫昧理實昭然以秋霜烈日之氣不爲列星固

當游行乎人間彼小人者宇宙雖廣何所容其
身未先朝露已爲游塵嗚呼公雖不知天則知
小人矣

唐翰林供奉李太白

白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讚曰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僊之
下墮驂雲霧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
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
蓋其抱負霸王之略或庶幾乎少伸手携郭令
公足蹋賀季真至於奉珪印以贖之有以信志
業之等倫豈爲其道骨之可蛻詩思之不羣耶
鬱鬱北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百年

唐山南西道節度叅謀孟東野

郊溧陽尉

讚曰擾擾今人中貞曜心獨古披搜三百篇頓
挫五七語其中春草心浩蕩報慈母原道接聖
傳當時一韓愈駉蛩互前後雲龍相上下永懷
絜其長疇若視所與一尉何荒涼千年仰清苦

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堯

建勳賜號鍾山公

讚曰嗚呼知時之不可爲而不之爲者其致堯

乎身都顯榮年盛望高審時命之固然指鍾山
而消搖營臺度榭負杖曳履既信桃花亦訂流
水豈如它人去而復來沔以自全其君子哉

南唐內史舍人潘

佑見江南錄

讚曰嗚呼知時之不可爲而猶爲之者其滎陽
乎斯時何時于理于量眾假息於沸鼎獨憂深
而謀長遇主于闇通國若狂同舟覆矣叫號倉
皇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蹈死疾邪允矣君子

樞密使濟陽武惠王曹國華

彬開寶昇州行營統帥

大平九年

建康志卷三十一

六

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守位曰仁定天
下而一之曰不耆殺人龔惟藝祖肇造區夏
整我六師予誓告女鼓我元氣入我齊斧爰處
其宇以莫不按堵頤若江南奚獨後予同德惟
臣不疾其驅眾志允諧我病我蘇主窮既俘民
誅用逋弢我兵械完其體膚功著不殺慶衍且
餘設桓列戟駢旄鴻樞珽板欄具金佗玉魚子
孫孫子盛哉猗歟貪殘之家視斯何如

省書密在八張復之

詠祥符知昇州再任

讚曰承平之盛好是正直剛大之氣鐘爲英特
惟乖與崖自讚其德薦揚下逮於乘驛彈擊不
避於貴粥不汲汲以規進寧皇皇乎外服拔茶
植桑崇本務而抑末術化賊爲民廣道德而息
兵革惟姦是鉏愛也威之克如嬰之慕去也留
之力江東父老至今誦公之績也賦人聲之唱
應問公事之陰陽其得於希夷者深矣彼李暉
何能窺其豪芒

中丞恭惠公李幼幾

及淳化昇州觀察推官

大正八年
廿八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七

讚曰謹繩度飭簠簋昔人以爲常今人以爲異
忘軒冕禮丘園昔人以爲易今人以爲難惟公
立朝發軔此府惟公嫖節不間細故其清修貫
表裏其謹厚亘終始作之斯興誰無是心導其
所趨何古非今悔官下之買書可以愧貪夫屏
輿從於林麓可以厚薄俗

樞密孝肅公包希仁

拯天聖知江寧府

讚曰孔門四科尤重政事豈其冉季而曰俗吏
惟孝肅所至民物吐氣直榦必棟精鋼詎鉤磊

落平生斯言卒讎蜚英鄉書銳先推賢致養親
聞寧不調官行通乎神明氣塞乎天淵朝端憚
其嚴毅邦計仗其幹旋京師偉其彈壓牧伯赫
其旬宣迅一時之剖決紛萬口之流傳民到于
今姓而爵之今之從政者尙矩矱之

丞相忠宣公范堯夫

純仁
治平江東運判

讚曰倬哉忠宣炳炳論奏旣獨異於熙寧不苟
同於元祐務審處而緩圖庶志成而業就迹其
踐行乎六經融液乎忠恕謂避好名之嫌則無

大正寺

建康志卷三十一

六

爲善之路雖再相之弗及曾不改于厥度彼基
間之不已又奚掩其終譽憧憧世道悠悠我思
肅肅瞻儀匪計臣是私

宗正寺丞純公程伯淳

顯
嘉祐上元主簿

讚曰天運有開宋德聿隆河洛之傳洙泗攸同
天理之妙和氣之融不言而化益如春風惟此
仕國旣興書堂式開我人欽于烝嘗

監安上門鄭介夫

俠
清涼寺有祠

讚曰昔神祖之在宥也思躋世乎五三繫時宰

之責成陋漢唐而不談動色于一堂之上曰天下已治安矣猗一个臣不卑抱關流離之子携飢扶寒乃作繪以上之微隱伏于天顏方附和而壅塞羌獨犯其至難皇心爲之始悟抑亦少障乎狂瀾葉飄風其一身日昱晝之一言游從之地故在官職之誘何居彼美人兮嗚呼噫嘻

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

時嘗家溧陽

讚曰龜山先生德盛道尊一世之望靈光獨存立乎本朝士曰展季倡明斯學統則有繼衣冠之南公亦溧陽母薄溧陽君子之鄉

大三ノの

建康志卷三十一

九

叅政莊簡公李泰發

光紹興宣撫使

讚曰帝王所宅東南都會外連江淮內控湖海於焉作京忠憤義愾皇帝若曰疇順予采光拜稽首見士不怠千乘萬騎是能處之百司庶府是能宇之岌嶷帝闕秦淮縈之駢闐天邑鍾阜承之鑿輿來止嘉汝成之相此其都萬世之義不此其都權奸之計直前激烈疾視附和亟其投艱無所逃旣能畀之遐荒不能使之心不王

室能毒之何械不能使之口不讀易嗚呼忠矣
百辟是式

太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

浚 紹興留守都督

讚曰思陵幸鄴魏公總戎大勲未集大義已明
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人類得別於禽獸中國不
淪於夷狄者惟公是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
地成敗利鈍是不足計由今觀之地割矣而搏
噬不能有兵解矣而跳梁不能久則讒慝之夫
徒能畏讎賣國以蠱壞人心使公不得遂其志

大正五九 廿五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志則未已凜凜生氣

秘閣忠襄公楊希稷

邦又 建炎知溧陽縣遷通判

讚曰公長于縣賊至則戰進貳于郡我心不轉
小土寡民力猶能兵克氛壓城執則弗勝此趙
氏之鬼也虜安得而生之褒忠表祠忠襄易名
惟國之恩匪公之榮

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

允文 紹興督府參謀

讚曰金石不可入而誠可使之開鬼神不可詰
而人可使之泣偉哉雍公顯于采石一呼而作

三軍一瞬而摧大敵方時談兵者滿朝廷握兵者徧疆場固嘗裨廟算獻戎捷而江上之師莫適爲主畫一策發一矢猝無及也莫府非專征書生非健卒來謂斯何戰豈其職而乃片言禍福交手爵帛人百其勇齊心併力覆前至之舟掃先登之迹刑馬之歆徒腥投鞭之望頓失十萬之羶胡如披渠酋之金甲如撻微此之役安得不踰年而亮就殛也旣登象繪旣大廟食功載不刊我祀事亡斃

六丁
廿五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三

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

熹
淳熙除江東轉運

讚曰洙泗百年而孟子作濂伊百年而朱子生元氣之會應期而興筆削千古闡明六經精其知聞力其踐行玉振金聲集于大成在一郡必達在一道必達亦足以發在天下必達在後世必達必來取法

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

棧
督府機宜文字

讚曰宗子顯道派于仁仲聞道甚早求仁甚勇知行互進義利剖分蛻人欲之蟬融天理之春

得尙乎明君不少貸乎小人夙教忠於家庭竟
賣志于中原聖謨洋洋于郊如存

大師正肅公吳勝之

柔勝
生於金陵

讚曰正肅得師達于有政畿幙荆軻廩發饑振
朝曰汝擅叱曰生我尸而祝之有永無墮可禁
者學不可禁者心天監厥德及物也深何以報
之在其後人

大師參政文忠公真希元

德秀
嘉定江東運使

讚曰孔孟之國家書戶詩先進風行後進景隨

大ヲの十の
九十八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三

遠逮于漢班班諸儒豈無它邦猶多魯邾惟西
山公鄰夫子墻有聞斯道悔其辭章著書滿家
黜霸宗王非不逢辰既登四輔利用存身卷懷
眾甫轡絲所經衢壅塗塞愛人之政後人之則

右讚各刻于祠位之下

馬公之建是祠也議位
序者定為四十二人公

之大父野亭先生與焉公曰野亭自有祠于漕
司矣此不必列蓋不欲私其祖也今祠位尙虛
其一後之君子當有列野
亭於此祠以備其缺者矣

青溪先賢堂記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一

功一金陵帝王州上下數千年間有道有德有

功者相望何吳晉之臣此皆有祠而他代闕焉
開慶元年秋資政殿學士大制帥馬公昉祠先
賢青溪最勝處凡生於斯仕於斯居且游於斯
而道德功可祠於斯者自我朝上泝漢周列
位四十有一取於吳晉僅十有二選亦遴矣先
是寶祐丁巳公以大常伯任留鑰建江閩政
通俗阜教民靡不勤章往勸來是祠所繇作屬
前宗學諭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爲之讚會
上謀荆帥趣公易鎮祠事迄未備越一年進視

四輔拊甘棠而臨之凡前志未畢者是究是圖
祠乃成八月壬辰舍菜成禮會弁如星相古先
民洋洋如在景行行止克廣德心客有賦者曰
吳鑿青溪千二百年九曲縈紆七橋蜿蜒鳴雞
射雉荒亡流連觀昭明之宮銜樂游之苑宣尼
廟改青衣祠葺此溪之所以堙而流之尼於遠
也今揭虔妥靈聖賢其居令聞廣譽黼黻其書
俎豆革管弦之靡聲教滌宴游之娛此溪之所
以濬而澤萬年之留都也公謂客曰子徒識

青溪之改視易聽而不知我 朝之度越前代也盍觀之是祠乎清莫如子陵而隱之致堯其流也忠莫如清臣而子布子羽其偉也休徵之孝望之之節子隱之勇內史之介逸少之雅仲倫子珪德施太白東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若太伯之爲至明哲則陶朱公整暇則茂宏安石英邁則士行公瑾幼度皆可以言功未若孔明之爲盛我 宋諸賢功德兼之武惠士行也忠獻茂宏也忠襄望之也忠定孝肅清臣也介公滎陽之鄰也忠宣其謝安乎正肅其子羽乎恭惠致堯之優乎莊簡忠肅公瑾之亞乎至若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皆以道鳴者則漢而下所未有也而皆萃於吾

宋孔孟而後道不在茲乎有道者必有德必有功而功之不究或繫乎時苟不至德無以爲道本也重道德而輕功業人將知體而不知用崇功業而遺道德人將知流而不知源吳祠所重

在功而道德之意薄晉祠或功或德道則未聞也古今並祠三者始備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曾子發至善之傳曰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是祠之作因其不可忘而思其所可學某也道某也德某也功勉而進之三者全則至二則次一亦不失於令名社稷生民終將賴之二三子其有志於斯乎客曰大哉新民之賜抑以得公尙友之志公命記之并刻迎享送神之辭使民歌

十
六三
十
建康志卷三十一

姜

之其辭曰長江兮淙淙踞虎兮蟠龍秀羣英兮禮樂覽千古兮焉窮蹇誰留兮青溪穆將愉兮壽宮思至德兮肇蒼姬避聖嗣兮興句吳竟長干兮游五湖燁客星兮隱東廬坐根石兮定吳都懷仲父兮秦淮隅燎赤壁兮偉北圖憶尙書兮西明居孝感兮冰魚鹿苑兮儒書起烏衣兮見夷吾運百甓兮恢宏樞忠孝兮父子將相兮叔姪登冶城兮想高世酌貪泉兮徒四壁興文兮雷劉著書兮陶蕭大節兮霜凜凜謫仙兮風

飄飄雲龍上下兮東野桃花流水兮致堯肆榮
陽兮忠憤相先民兮迢迢天昌

宋兮將有曹平江南兮斧不膏德乖崖兮桑本
裘美中丞兮蓉幕高神明兮待制忠恕兮膚使
春風兮壽元氣圖繪兮回天意出師門兮道與
南建 留都兮垂萬世仗征鉞兮江無波死封
疆兮人知義采石兮功之奇紫陽兮道之繼佐
乃翁兮南軒開厥後兮壹是澤斯民兮西山儼
元凱兮是似庀管鑰兮北門思尙友兮古人建

芳馨兮堂廡合荃芷兮盈庭嫋秋風兮桂枝繚
荷屋兮杜衡薦菊兮寒泉采藻兮落成浴蘭湯
兮沐華望美人兮並迎芳菲菲兮滿堂靈之來
兮如雲聊逍遙兮容與集琳琅兮鏘鳴吉日兮
辰良蕙蒸兮椒漿元勳兮鉅德日月兮齊光介
民兮景福昭昭兮未央高山兮景行千秋兮難
忘諸氏名行事各具本讚不復書公名光祖字
實夫金華人受道西山後學稱裕齋先生云承
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兼

明道書院山長周應合記文林郎宜差充江南
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趙與翰書從事郎特
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徐道降
篆額

轉運司祠堂三所建立歲月各有記

丞相忠宣范公祠

忠宣祠堂記治平之元忠宣范公爲江東轉運
判官賦籌思亭詩有曰致誠通造化審慮敵權
衡境寂居忘倦心虛照自明石刻至今猶在嘉

大字八十九
十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七

定八年春起居舍人建安眞侯希元恪共使事
慕忠宣之賢且愛其詩之旨趣深長也迺於茲
堂之西剏一室繪公像而敬祠之又采詩中語
更所謂激揚亭者曰虛明而堂之名雙槐者易
之曰忠宣顧瞻之間先賢在目高山仰止之意
須臾不忘其深有契於心者邪夫君子之所爲
當以三代而上人物爲的不當以兩漢而下人
物自安蓋三代而上士大夫朝夕所從事者不
越於此心毫髮有差痛自懲艾學日進德日充

中立而不倚全體渾然不可以一善名故繇漢而後雖英才間出未有能入其域者我

朝人物之盛幾於古矣迨元祐間正人森列而忠宣之德之懿良可仰焉忠宣之論事也慷慨奮發知無不言若 濮邸之不當稱親法度之不可變邊隙之不可開皆切於時病屢進而屢黜故天下稱之曰正人然蔡確之遠譎則以爲太過章厚鄧綰之獲辜亦爲之救解忠宣固非朋姦者而委曲如是其志念深矣語所謂君子

不器中庸所謂焉有所倚迺平昔之規模也當是時人才非不眾多忠鯁敢言者非不可喜然中正無偏求如忠宣者實鮮此無他忠宣從事於此心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嘗稱孔子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爲舉用正直邪枉可化而爲善何必分辨黨人有傷仁化深乎深乎議論持平不爲矯亢使其志常伸其言盡用豈有異時讎復之旤哉三復籌思之詩發揮此心至精至切君子以是知忠宣之

所存蓋以三代而上人物爲的也起居正色立朝有德有言名重當世而獨於忠宣起敬如此亦足以占其所存矣忠宣之帥環慶也畢力救荒不俟奏報而起居之卹民也亦然屢請于朝施惠甚博亦有不待報者此又愛民皆原於心所以不謀而同也嗚呼賢哉嘉定九年五月旣望朝散郎試祕書監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

袁燮記

大正李

建康志卷三十一

元

參政文忠真公祠

徐公鹿卿始立附于范忠宣公祠馬公光祖特建今祠

文忠祠堂記 聖上改元淳祐之歲真公之薨七

年矣先是江東大飢死徙相望民之被賜未有加於嘉定乙亥者其德而思之也莫不然鶴山魏公記公行事而江東荒政乃不及錄南昌徐公鹿卿推求其故以爲闕典方治平間范忠宣公實典漕事真公闢堂名曰忠宣繪像其中以示景行至是徐公奉之同室共祀以慰其民無窮之思則移書宗學博士黃君自然求公所行

以補遺史之闕黃君曰自然於真公爲友而知公最詳無若王遂且於救荒本末嘗與聞之以詔後人宜無不可時徐公移浙東憲以書戒遂曰吾行有日矣子必無辭遂遜謝不敢當然其時爲淮西總所幹官職事之間得以竊聞真公與李公道傳濟人之政真公治金陵而行乎太平廣德李公治池而及乎宣徽皆以身當其勞而分之幕府遂之心有以知真公之心用敢不辭而爲之記初公涉三館侍螭蚘入玉堂詞章

六三
七
十一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三

炳蔚聞于 宮禁論事

上前皆本仁義皆闕

君德治體皆切於君

子小人之辨使虜不達則益嚴中國夷狄之分中外想聞其風采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盜皆有善政外夷讐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 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 上爲詔讀校文入奏 上意懽

然接納將舉國而聽之而公薨矣宜乎狹歛一道論述一政毋乃憂其末而忘其本舉其小而

遺其大哉是不然江東始旱公有憂色合本道
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戶部罷
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
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糶乏者濟已甚者輦
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
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
開寄納倉出官錢糶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
橐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
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糶爲濟廣德守臣附會
其事爲錄非特此也推本

主上之仁一似

仁祖而羣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
剴切人之所以心服者豈有它哉仁與誠一故
也則民之思之也豈偶然乎哉徐公之祀之也
亦豈徒然乎哉文正忠宣有王佐氣象識者猶
恨其不同周程之學公居遷陽後於文公之沒

放居七年盡讀考亭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
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實德豈一日之力
哉宜乎公之自托於忠宣也方真公立祠時求
記於潔齋袁公又求之漫塘劉公二公之所稱
若不類元祐氣象者由今觀之先生大人之所
立大矣豈區區拘剪繩墨之所能及哉徐公在
朝列數進危言杖節並江綱紀大振嘗請于

朝乞緡錢百萬以助糴穀援真公以言朝廷爲
撥祠牒下倉司以備救贍若與真公之政相後

先者夫真范相去百有餘年徐公之於真公亦
越二十有七載非前有所附麗後有所歌美也
道未必同而心則一也一者何盡其心卽盡其
天也子思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書格言孔孟遺論
遷陽之學南昌之教爲有本矣後之學者其可
不務於斯是歲八月寒露日朝散大夫顯謨閣
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遂
記并書奉議郎守祕書丞兼權屯田郎官黃自

然篆額

寶祐二年馬公光祖兼持漕節始至謁范忠宣
真文忠二公祠僻隘弗稱文忠公寔公所師而
忠宣公又文忠公所嘗祠也思以揭虔妥靈瞻
前景行乃重建祠于籌思堂之西偏以二公並
祠焉視舊宏邃祠庭嚴肅烝嘗惟時公自為文

以告二公告忠宣公文曰

維寶祐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

三日壬寅中奉大夫守司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時暫兼權江東轉運使司事借紫馬光祖敢昭告于大丞相范忠宣公光祖惟世所

大元九
四三六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三

難得者才才所難得者時治平一代盛時也江
左遠在南服觀風之任必惟其人公以名世領
漕事吏化其廉民懷其德凡所以培植相業以
開元祐之盛者實發源于此故節義凜凜至今
與龍盤虎踞相為凌厲尸而視之以風後人宜
也而偏隅陋宇適所以彰司存之不敬竭來其
職躋公堂目公像所謂堂堂嶷嶷為砥柱為虛
舟如會文昭公所銘者儼然猶存是不可不起
敬起慕於數百載之下也用徹而新之以表前
人之心以厲後人之業以昭太平人物之盛敢
因告成以寫其志
告文忠公文曰
維寶祐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門人中奉大夫守司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時暫兼權江東轉運使司事借紫馬光祖敢昭告于大丞相范忠宣公光祖惟世所

救楮疏已願執經筵弟子列既冠為新喻簿先

生實帥洪都嘗以文字求質正會先生以憂去
未暇也及宰餘干始獲登先生之門心經政經
文章正宗夜氣箴裕齋詩皆為光祖作先生之
望光祖深矣期光祖厚矣今以總攝漕先生棠
蔭在焉流風善政其隱然於人心者垂五十年
如一日尸而祝之以與忠宣范公並祠宜也而
頽垣敗宇卑陋弗稱光祖祇款之餘既求先生
之遺跡而遵行之而保守之乃相攸爽塏闢舊
而新繼自今事君臨民行已接物不以先生之
心為心者有如大江雖然豈特光祖也哉後之
為使者目遺像之儼然其尚知所上梁文此必以
矜式夫祇奉之初不敢不告尚饗
百五十年有兩福星之臨照後天數千萬載同
一北斗之瞻依可無松桷之新以寓菊泉之薦
矧踞虎蟠龍之形勝有偉故都而服牛乘馬之
轉輸實為重寄於皇昭代間生大儒在治平則
忠宣范公持篋節而來於嘉定則文忠真公奉
板輿而至咨諏一道先後同心倚柳吟詩念念

建康志卷三十一

壽

羣黎之休戚發棠賑歎熙熙九郡之歌謠雖異
時天下蒼生均蒙利澤至今日江東遺老尤慕
高風趾其堂則如見其人懷其道不獨祠其像
奉使總領提領運使大卿禮樂膚使文章正宗
一則遐想於範模一則親傳於衣鉢每於退食
自公之暇賸哦景行行止之詩摩抄壁記之未
漫彷彿梧姿之如在蒼苔淥水歎偈仄於舊祠
青戶紅窗爰恢張於新址式昭所敬用妥厥靈
未須迎送有歌如羅池之祀柳子厚庶幾飲食
必祝若潮人之事韓昌黎肇舉修梁敬陳韻語
東日擁金盤上碧空咫尺懋棠蹤跡在如親霽
月與春風西貫索星沉太白低廩廩胸中兵甲
在喚回前哲掃鯨鯢南薰風晝永度晴嵐二老
九京如可作杯茶演易到函三北沙漠茫茫雲
侶墨風雲天險界長江千古丹忠思報國上台
斗森森羅一望對越蒼穹無媿心仰止前賢皆
好樣下燕雀爭先來賀厦東南學子皆薌薌如
水朝宗長不舍伏願上梁以后道脉之壽無窮

人心之趨益正須知參政宰相元自此而推之箇般好樣監司深有望於來者

天子少師野亭馬公祠

野亭祠堂記理在天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惟忠孝可以揚先志歷世千百猶一日也蓋作善降祥時迺天衢而芾棠之思必有感於中者爲之夫豈偶然也哉惟我

聖朝以仁立國以忠厚待士大夫滲漉涵養愈積愈遠一時有位之士知有體國奉瀆愛民澤物而已一念精白培壽國家之脈源流所逮非

六十七
の十

建康志卷三十一

蓋

止其身宜乎垂芳襲慶代有顯人呂王韓范重珪疊烏赫奕焜燁衣冠之盛其來尙矣東陽馬公之純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婉婉邁惠維多後六十年當寶祐戊午公之孫光祖清才敏德昭名于時

天子鑒其忠使華玉麟晉以書殿恩例眎執政皆殊遇也然其臨民莅事壹是以祖爲法越明年春上以陪京之鑰非重臣不可授鉞臬

下鍾山草木惠威衣被卓乎忠定之重來都之
人士歌舞疇昔桐鄉之愛易墜皆然爰請運管
解之偏績公而祠焉碧瓦鱗鱗璿題剝楹埠基
拓岸事不戒而備中元後二日率屬落之起瞻
德容豐骨遠矚蒼顙古貌衰衣朱而貂蟬峨也
丰儀肅肅可拱而卽泮其心君川渟玉韞生發
迤邐有衍未艾懿哉困乎喬木之家盛惠之祀
而驗於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公弱冠登隆興進
士第與南軒東萊講貫精詣天文地理制度之

建康志卷三十一

美

學靡不洞究爲三山瀟曹與上官爭是非民之
全活者眾有欲薦公中都官輒遜謝之其介隋
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端獻公洪皆橫經
執弟子禮其在鄴時吳居父填守有幾日不來
春便晚開盡桃花蓋與公倡疇之句石刻尙存
公篇章吟詠初不苦思而意已獨至金陵百詠
殆遺藁耳平生著述如書解中庸大學說周禮
隨釋講義春秋編年圖豫章沅芷雜著於家史
具載旣老世號野亭先生今祠旁扁揭刻歲月

於柱志不忘也先生因資政恩累贈太子少師
祠之興工逮訖事凡日周一甲子其熏華供設
屏龕俎豆悉倣忠宣西山二公之禮或曰先生
昔列屬也往擗之乎曰明道嘗簿正上元矣衛
之所在下輒北面可也世無孔子而老聃鄰子
惛惛於祈招此世之所以不古雖然象賢密德
示民知所敬抑觀風者之先務云嘗開慶元年
八月旦日朝議大夫行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
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

六十一
十の

建康志卷三十一

三

兼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倪垕記○馬公光祖因
是祠之建慮香火灑掃之久而怠也乃捐俸餘
貿田百畝有奇以歲收之租給其需隸其事於
運司主管文字廳歲會其羨以俟繕修且刻石
祠下

府境諸祠

顏魯公祠

在句容縣

魯公祠堂記淳祐二年遂守宛陵愛顏魯公之

爲人而無能得其像者朋友劉汝進過虎耳山

謁其墓而得之取南豐祠記而讀焉意其若臨
川爲堂以祠者亦足以表示一方矣後五年知
句容縣張君桀以縣圖經見寄載縣東來蘇鄉
後顏村有顏尙書塚石龜具在然後知公雖死
於蔡州而踰年淮蔡削平贈公司徒謚文忠而
盧杞旣貶李希烈敗喪斬首獻于朝有 詔子
頽碩護喪歸葬後顏卽虎耳山句容爲邑終唐
之世惟至德戊戌與上元辛丑以屬昇州眞人
將作析而二之故其碣基猶號潤州句容縣顏

尙書塚九墳十八墓歲代流易昭穆雜處惟有
石人石柱石版墓地雖存而墓誌無在莫克表
識是可謂闕典矣自陋巷斲絕顏舍師古咸以
文名杲卿兄弟皆著風節公字畫遒勁其放生
記及府學茅山碑皆爲世所貴重晉有卞壺臺
城之難父子一門並著忠孝雖非土人其去之
三百年著稱一郡豈偶然者故莫易於慷慨殺
身莫難於從容就義觀公之志於死而不輕於
死亦足以見其處之有道矣夫死生大節也出

處大事也唐之禍始於天寶甚於正元宋璟張九齡已死李絳裴度未生當是時惟郭子儀陸贄段秀實李泌陽城號爲得人而無救於唐之患微李勉鄭叔則等救之於前李臯慟於其後則人心之公理絕矣平原失守恨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至有不識公之歎十七郡見推歸事肅代遭李輔國元載盧杞不悅南豐所謂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天下一人而已此足以見其爲烈而所以處之者未見也初杞聞舌舐先中

丞面矍然下拜而怨已深殆李元平奉使無狀而代之行是一死也而但敕子弟奉家廟撫諸孤四將強自推葺公曰吾兄杲卿守節而死希烈設坎不及用拘送蔡州自度必死自爲之誌曰此吾殯所是二死也希烈問朝廷羣臣儀式不對積薪于廷欲焚之公怡然咲曰豈受汝誘脅此三死也僞使稱敕從大梁來公罵曰逆賊耳此四死也自言吾且八十至七十六而縊天下望而稱爲魯公朝不必廢帛不必賜其所以

立未易言也南豐猶恨其雜出神仙浮圖之說
韓愈之外未必可以責人近世名公咎其年高
不能勇退此言當爲後世發而非所以論公也
張君曰此非開人心覺天理爲令之職乎所宜
表其墓求近居進士高元龜指示其處且忻然
脅力而立祠於中刻石以補墓上別圖其像作
文以侑歲時祭祀云

唐有天下兮內政不綱夷狄嫵媠兮蕃方陸梁
平原不動兮卒滅范陽淮蔡勃奚兮諸鎮喪亾

六十三の
十

建康志卷三十一

罕

陋巷有孫兮其賢且良志存王室兮一飯敢忘
使行宣慰兮其謀不滅餒之賊手兮肆毒虎狼
余生在廷兮余死在床忠肝義膽兮其未可量
惟昇有縣兮山高水長虎耳名山兮來蘇其鄉
卞壺忠孝兮臣子有光兩縣一州兮百世齊芳
從容赴義兮厲以自強畏怯觀望兮敢有伏藏
鏡石爲龜兮祠之於旁蘋蘩以薦兮春秋烝嘗
遂初讀句容志見其載顏尙書塚在來蘇鄉後
顏村及顏運使牒府歸回苗稅重建祠堂深爲

魯國公痛之及讀本傳新舊史皆不載獨門客
因亮行狀言歸葬萬年縣鳳樓原而令狐暉撰
公誌在萬年縣舊原忠臣義士志無不在而地
陷中原益可痛悼云明年六月中伏日華文閣
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德安縣
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

一拂先生鄭介公祠

讀書清涼寺遂擢甲科因詆新法被謫還鄉日所存唯一拂耳

鄭介公謚議宣教郎太常博士劉靖之議曰謚
以官品得法之常也謚以節行得法之非常也

國家以常者伸義則夫非常者固弗以輕予也
三山鄭公死於宣和官止九品紹興追贈秩視
七品肆我主上褒崇名節風厲來世於是
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乎熙寧新法王安
石伎忍專欲劫制於上呂惠鄉之徒姦險小人
締交於下蔽主誤國忽天誣民元老名儒疏擯
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己緘書屢進牢不
可反憂憤忠懼圖所目覩述爲奏篇使斯民顛
連流離憔悴艱阨之狀畢陳于前而當時推膚

剝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于上神考惕然動悟
夜寢不寐旦卽 勅罷某事某事之不便於

民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蓋公是時
監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於擅發馬遞甘蹈
鑣鑊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
小人環泣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
書明斥惠鄉指爲賊本與呂嘉問力辯市易且
極論邊兵不已爲大不祥羣黨攻之遂罷門局
公尋復取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

杞等傳迹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於林甫輩而
反於姚宋者類而比之畫一以進感奮激切言
無用隱奏入執政大怒興獄文致公於是有真
陽之行逮元祐初命爲泉州教授元符元年再
送英州崇寧之初旣起復停竟不果敘用以沒
公自少刻勵於學書無所不讀而貫以一理其
序自以爲上不諛公鄉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
而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爲已之飽
煖四方萬里之欣戚爲已之欣戚其志何如哉

不幸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
精誠貫徹能使九重之邃洞見幽僻披圖長嘯
弊法立變人情驩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在英
十年陶冶風化俗以知學文忠蘇公論薦之詞
有曰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
又曰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身成
仁難進易退之誼元祐欲用而未達紹興追恤
而未盡歷七十有餘年乃克議易名之典豈非
勸獎忠直實我

祖宗之家法而天則留之以助今日更化之善
意乎然則謚孰爲稱曰謚之美者多矣公居之
何慊然與其得夫人之所同者孰若得公所自
許者之爲貴公名俠介夫其字則介云者公生
平之所自許者也冠字死謚其義一也先儒有
言古之爲謚者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況在謚
法知死必往曰介執一不遷曰介方公書初上

固曰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

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
臣越分言事之刑洎書再上又曰臣言非耶乞
斬臣於眾人之前以塞流言洶洶之路此可謂
不以利害禍福遷其所守死而必往者矣後之
人聞公介然獨立不懼之風其忠氣義烈千載
猶可興起也請謚曰介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
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李道
傳覆謚議曰故贈朝奉郎鄭公既沒九十有六
年 詔有司特議其謚公名俠字介夫太常博

士謂古者有取謚於字之義又謂公平生行事
合於知死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謚以介按公
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毒
天下公規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爲動顧
方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
所見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
臺通進司爲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

天聽 上爲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動
王丞相既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公

雖坐此得罪竟坎坷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凜然生氣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歷蓋自罷監安土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

哲宗卽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于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特立於眾小入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眾君子之

十一

建康志卷三十一

五

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眾正滿朝起於謫籍起於州縣起於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爲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於此不爲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旣就呂惠卿議當公大辟

神宗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
神宗聖明萬無殺直臣理公每上書輒

曰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歟自熙豐至于元祐至于元符至于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歟博士議是定謚曰介詳見介公書堂

公未第時嘗隨父之官江寧得清涼寺法堂西偏一室閉戶讀書卽從學王金陵時也後人名其所爲介公讀書堂嘉定十四年總領商公碩

六十八

建康志卷三十一

吳

肖公像建祠於此

上梁文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於直節讀書清涼寺主人

首訪於遺蹤凜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無幾乃卽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招清儉終其身視美食華衣而若免幾歎有觀之好著要因所見以爲圖留英十年在泉三仕雖困厄流離之相繼獨剛方勁正之不囁子龍期曾止朱塘之水寧憂蛇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眞實再貶於元符而復官於崇寧之後追贈於紹興而賜謚於嘉定之初時自爲之屈伸我何有於榮辱鄭公坊裏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尙餘展齒尋書卷酒瓶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聳萬竹清風之勁橐中奏藁奪列星秋夜之光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入夢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誼同此襟期當飛芻輓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示不忘君壯一拂

之清高起百年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祕亦可
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載形善頌拋梁東石頭
城插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尙憶寒齋雪衮
風拋梁西書堂新傷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
碧霄秋日貫晴蛻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
眼禪師休說法漏殘書卷酒微酣拋梁北坐挹
空江煙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清涼何用蕭蕭
竹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
獨立西風懷卓行拋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
將一拂振頽波定有同心來賀厦伏願上梁之
後士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關勿卑於小官考槃
當明於大義秋風涼殿徒懷江山草樹之悲晝
日禪關共作亭
檻松篁之想

南軒先生祠

在天禧寺方丈後
先生舊讀書處也

重修祠堂記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

大夏
二

建康志卷三十一

聖

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
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尊賢而
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
理之自然也比小人嫚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
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
行於里閭蓋有盜賊斂干戈而過其間者烈婦
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
孰使之天實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
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漢而

下上下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于我
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削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
牙孽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
祕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

中興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
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
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海之
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者皆知其爲賢譽之
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

有祠宇崇尙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年之間
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金陵天禧寺之側有
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思
夕惟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
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友朋發揮乎垂世立教
之序關百聖而不違通萬世而無媿是軒也豈
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
就傾圯甚而春時爲游宴之所杲昨贅江淮幕
猶屬閉空閨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念之告之

長而莫我聽近冒闖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
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
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尙想道誼人
亡道在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己者
嗚呼閭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
非守邦者之責尙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
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
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

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大和蒸薰篤生鉅
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

十一

建康志卷三十一

巽

中興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
胡未百年棟宇摧傾今我來斯載瞻載瞻亟命
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惟肖
奠位妥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醴時薦觴豆
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確石琢詞以告後人
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忠肅劉公祠

在蔣山東庵

淳熙二年府境大旱留守劉公珙賑濟有方民

被其惠公去五縣令共繪像祠之於蔣山東庵
侍御李公處全作記資政殿大學士劉公尹建
康之明年政治德洽恩施化行民有父母莫厥
攸居江東之人咨嗟感涕謂自我

宋混一區夏繇開寶迄今更牧守幾人矣若張
忠定之明張文懿之靜包孝肅之肅傅獻簡之
愛公實兼之眎兩漢循吏有加焉先是旱澇洊
至歲弗順成民將阻飢公夙宵勤勞罔敢自逸
且懲近世習俗欺誕之弊乃悉其實以告於

上蠲租勸分振廩輟漕凡可以惠荒政者咸推
行之又慮商賈之或壅也復請 詔上流郡縣
毋蘊年毋重征苟奉行弗虔得以禁利聞繇是
大江而西巨艦連檣輻湊于東穀賈以平民乃
粒食無有轉徙所活蓋以百萬計惠澤旁浹三
鄰賴之以免道殣歎息愁恨之聲易爲歡謠休
績升聞 天子歎嘉亟賜 褒詔以倡九牧
藏在盟府公拜手稽首颺言曰凡修改謹備以
禦水旱加惠於元元俾得事父母育妻子皆

陛下之仁之明幸留聽臣言故臣得竭其區區效萬分一以出斯民於溝壑繫天地父母不貲之施臣何力之有焉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臣實恐懼敢勒琬琰庸侈

上賜庶幾激墮吏之

不在民者又以周宣王之事見於雲漢車攻吉日江漢常武之詩者反復申戒欲使中興復古之盛見於今日士大夫然後益信服公憂

國愛民其心本於至誠非夸世邀名者昔汲黯使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十三

建康志卷三十一

至

黯以便宜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武帝雖賢之然終以爲戇且妄發不果用先正韓國富公弼自政地以讒出藩其在青社河朔大水民流京東韓公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營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立法簡便而周至活五十萬人募而爲兵又萬餘人或以不善處嫌疑地尤之韓公曰寧以一身易數十萬人之命不悔也其後韓公卒相

仁宗輔弼三世爲

宋宗臣較之漢

武帝所以處汲黯者遠矣公以宥密之舊望臨一時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天下所待以致太平於朞月之間擁樞機坐廟堂爲

天子經營四方復兩河歸輿地圖不動聲氣措萬世於泰山之安公之任也迺今年三月制

詔進公觀文殿學士

上用公之意方隆江

東之人懼公之歸而不得見也屬邑五大夫知上元縣趙君公崇知江寧縣趙君伯煥知溧水縣司馬君僖知溧陽縣周君世修知句容縣朱

大
三
二
十

建康志卷三十一

垂

君光弼因民之願欲繪公像于蔣山精舍公禁之不可又相率以書抵處全而告以大略如此且曰公朝夕相

天子則無一物不被其澤豈惟江東然吾江東之人德公也深不止其身又及其子孫思欲家至而日見之飲食必祝將不獲如都人旦旦望卷衣於衢路也則非留公像不可公雖欲遜善而辭名柰違眾何吾子於公場屋諸生也盡書之處全復於五大夫曰此固公之所甚不欲公

誠朝夕且入相布德和令治盛功隆竹帛紀之
鼎彝銘之則公之像冠煙閣雲臺之上矣於此
乎何有雖然邦人卷卷愛慕之意則可嘉已其
敢辭不名所以褒美政崇大臣褒美政則臣工
勸崇大臣則帝室尊有唐故事也抑千百世之
下歲月猶有考焉請以書于石五大夫皆曰唯
乃系之以詩曰大江之東鍾山石頭虎踞龍蟠
帝王之州行闕峩峩翠鳳鶉鶉其民夥繁事亦
浩穰顯允劉公文武咸宜帝曰欽哉往撫

朕師公自湖湘植纛建牙揚舩東來兵衛無譁
公旣開藩童耄歡呼剔蠹鋤姦卹瑩撫孤饑饉
適臻公弗遑寧刻章以聞荒政是營謂昔堯湯
水旱莫恕民之母餒維備先具旣蠲賦租旣發
貯儲舳舻萬艘銜尾而俱市有餘粟民無菜色
洋洋頌聲載彼阡陌民昔未飽公弗安寢今含
哺嘻公始高枕帝用嘉獎錫公璽書乾文晉如
玉音鏗如明明在上公避不有於赫豐碑光氣
衝斗 帝御正衙一日萬機袞職有闕誰其補

之金節煌煌行趣公朝公朝京師四夷寢謀
帝曰於戲汝爲真儒汝社稷臣其遂相予公居
廟廊明堂孔陽曰都曰俞 帝垂衣裳清廟崇
崇羣后雍雍鼓鍾筦笙告時成功一人萬年公
執魁枋肖貌在堂邦人之慶記成於丁酉之冬
而碑石褊小未及刻明年公薨邦人思之益切
謂登峴首而墮淚者有碑故也住山祖慶旣易
茲石俾處全併書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四月
丙午朔朝奉大夫李處全